

The Site Features and Morphological Expressions of the Spatial Environment of Shanxi Vision Fort Settlement

Wang Zhijun

Academy of Fine Arts, Shanxi University, 92 Wucheng Road, Xiaodian District, Taiyuan, Shanxi, China 030006
duchy777@163.com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typical defensive function, Shanxi fort-style settlements present ideas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spatial layout and architectural feature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fortress settlement in Shanxi as a typical fortress settlement. From the literature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we excavate valuable research materials, comprehensively use subject knowledge to analyze the materials, and analyze the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The site characteristics and morphological presentations of the fort settlement building group are related to the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the cause and current situation are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hilu Fort settlement building group is analyzed, and the deep cultural significance is put forward.

Keywords: Settlement, location features, spatial language, visual representation, symbolic language sink

山西视履堡聚落空间环境之场所特征与形态表达

王志俊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小店区坞城路 92 号, 太原, 山西, 中国 030006
duchy777@163.com

摘要

山西堡寨式聚落除具有典型防御功能, 在空间布局 and 建筑特征上呈现出颇具地域特色的思想。本文立足于山西堡寨式聚落视履堡作为典型堡寨聚落研究, 从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中, 发掘富有研究价值的资料, 综合运用学科知识将材料进行分析。论文以多种学科的角度和空间理论角度展开分析, 从地域文化、人与场所的关系、视觉环境的塑造和建筑装饰元素等内容, 分析视履堡聚落建筑群的场所特征以及形态呈现, 联系当地自然环境因素和人文环境因素, 分析其成因和现状, 对视履堡聚落建筑群进行内涵剖析, 并提出其文化的深层意义; 通过空间阅读与体验对场所的意义进行概括提炼, 引发对环境的美感知和对精神意义的思考。

关键词: 聚落, 场所特征, 空间语言, 视觉呈现, 符号语汇

1. 引言

“场所”英文译为 PLACE, 广义上可理解为“土地”或“脉络”, 也即英文的 LAND 或 CONTEXT。从人与所处空间的关系来看, 人置身于某一特定的位置也可理解为“场所”, 这种场所与人的生存活动有直接的文化联系, 人类的生活轨迹和生存内容甚至更多的文化符号都与场所关联。本文所指的“场所”包含了物质因素和人文因素, 是指由空间和环境共同构成并具有一定精神内涵的区域。只有当物质的实体和空间被注入特定的文化、历史、人的活动才能称之为场所, 它与我们的生存生活有直接的文化联系。视履堡是坐落于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城东 12 公里处的一个古代建筑群, 是静升历史文化

名镇王家大院四堡中保存完整的一个堡寨聚落。聚落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 整体建筑群依山而建, 四周为天然沟壑, 具有极强的防御功能。视履堡的聚落建筑规模集众庞大, 建筑体量气势宏伟, 空间格局随形生变, 建筑模式层楼叠院, 继承了我国自西周以来形成的前堂后寝的庭院风格, 体现出北方山西传统民居的共性。

凯文·林奇认为: “环境应该适应其相应的文化类型, 或者说应该想尽办法满足生活于其中的人群的各种需求。”建筑聚落的空间形成离不开人对场所环境的需求: 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交往与归属的需求、尊重与被尊重的兵、自我实现和认知与美的环境需要等。山西省丰富悠远的文化积淀是堡寨聚落产生的基点, 而其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 为创造出各具特色的聚落形态提供了很好的背景依托。从视履堡的空间环境中, 我们

可以寻求明晰的建筑结构和空间线索,通过空间符号探寻其中的场所归属去体会其中饱含地域特质的环境特征。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这构成了我们所分享和想分享的传统本质。现代的历史研究本身不仅是研究,而且是传统的传递。在视履堡的空间环境中,通过人的感知、空间环境中形态与元素的相互适应性,调动空间中的具体要素——诸如建筑构筑物、建筑装饰、雕塑等等,着力在此基础上研究其“场所特征”的形成与表述,有着积极的意义。

2. 场所精神与空间语言

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这本书中,诺伯舒兹提到早在古罗马时代便有“场所精神”之说,“场所精神”最早是希腊文,意即地方的精神。“场所”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个特质是指具有延伸性和包容性的场所。对场所精神的研究把空间作为思想性和观念性的研究领域,通过空间阅读与体验对场所的意义进行概括提炼,引发对环境的美感知和对精神意义的交流感知,从而影响人的行为。场所精神的建立离不开人的参与,所以需要空间阅读的体验才能被传达,因为空间的本质并不允许自身被定义,或者被描述。通过人的阅读与体验,环境可以启发人在精神上的思考,即空间的气质,从而体现出一种“场所精神”。

我们生活的聚落环境是人创造的,在居住地的择址上,主动调整环境和适应环境,是人类长久以来的习惯及由生存发展需要形成的适应性。堡寨泛指我国古代因军事防御而建筑的小土城,一般都是在在外族侵扰时组织的以封建家族为核心、以夯土围墙为标志的封闭庄园。在晋商大院集中的山西晋中地区,堡寨主要是以村镇外围作为屏障的建筑聚落。视履堡自嘉庆元年(1796年)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逐渐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城堡式串联住宅群,城堡因地布局顺势而建(图1)。视履堡所属的王家大院是历史上灵石县四大家族之一的静升王氏家族留于当今的超大型民居群落,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



图1 视履堡聚落建筑群

“建筑艺术作品并不是静止地耸立于历史生活潮流的岸边,而是一同受历史生活潮流的冲击。即使富有历史感的时代试图恢复古老时代的建筑风貌,他们也不能使历史车轮倒转,而必须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从自身方

面造就一种新的更好的中介关系”(〔德〕汉斯-格奥尔·加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视履堡是全封闭城堡式建筑,现在看来不仅是一组民居建筑群,而且也成为一座内容丰富、寓意多样、空间合理的建筑艺术博物馆:外观顺物应势,形神俱立,内部窑洞瓦房,巧妙连缀。视履堡与相邻的建筑群恒贞堡都是耗时半个世纪修建而成,共有院落54幢,房屋1083间。视履堡作为典型的堡寨聚落,其空间场所特征的生成主要通过建筑形式与构造体现出来。在对于视履堡的空间感知中,愉悦性、视觉识别的便捷性、形体表达的符号性和象征性都来源于对于其建筑形式的感受和空间的体验。结合对于当地历史范例的借鉴思考,从中抽取其中典型的情节与元素,通过诸多典型地域场所大量典型特征的呈现、造型原型的提炼和应用,在尊重地域特征的同时,我们可以用建筑空间语言解读其中蕴含人文性、艺术性、功能性的建筑群落特征,延续作为人文精神的建筑特质。

3. 意义承载与视觉呈现

视履堡聚落的场所特征主要体现在功能、空间、材质、符号等构建空间环境所需要的物质与视觉呈现中。在功能上,视履堡注重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相融合的规划营建理念,建筑构筑物之间模糊的边界使得功能性的交织成为可能,通过交织使得功能建筑间的内在关系有机相连,最终实现空间的持续变化和多样性。建筑聚落环境中的空间和视觉体验不只是一种轻率、简单的感受装饰和图形的行为活动,其中隐喻着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语言功能:一方面是承载于实际的建筑实体,另一方面又隐喻着某种祈福祝愿的朴素观念。时间是一个建筑空间重要的元素和表现媒介,在空间中可以唤起体验者的感觉、记忆和想象,使建筑的场所精神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表达。组合的建筑空间作为一种服务于使用功能的环境设计,充满了连续的、不连续的空间意识,如同叙述的故事,变成各种场所的复合体,使人在相互交织的空间中漫游体验。这样就需要主动调节和寻找空间的形式、特征与人对空间的体验感受、功能需求之间的规律和方法,使得空间的布局,空间的围合,空间的层次,与空间的序列等因素和人的需求相互适应。在堡寨中,院落内景、人居活动、建筑模式,以及空间尺度等有机地叠合在一起,其主要建筑依自然形势顺势而建,形成一个空间交织呼应的综合建筑聚落群(图2)。



图2 视履堡聚落建筑群外部空间

在建筑设计中，制造空间的流动性是视履堡聚落建筑群试图打破空间局限的特征体现。空间流动的目标在于彻底打破建筑围合边界的视觉和空间限制，创造一种融洽的空间气氛，促使不同建筑群与空间元素的交流。视履堡内部格局按照西周以来就已形成的前堂后寝的建筑布局，大多主体为三进式四合院。在视履堡中沿途穿行，可以感受到建筑的空间尺度、体量比例、外形轮廓、入口朝向等因素协调展现，增强了对于空间的体验。创造艺术符号和装饰元素表达情感是人类所具有的原始本能，是人类自发进行的实践活动。视履堡的大门、影壁、胡同、前后院落，与大的正房院落的空阔高大形成鲜明的对比，正院的大门装饰相对朴素，院墙之上有砖雕等装饰和素面照壁，在建筑装饰构建中，鹿、猴子、麒麟、凤凰、耕牛等雕塑十分精巧，砖雕用的麒麟、海水、花卉、凤凰、寿山、灵芝、火球、以及各种杂宝构成，寓意吉祥，精美动人。院内建筑的门窗装饰也很细致精巧，使得整个院落群显得雍容华贵，富有寓意。在整体空间构建中，视履堡聚落建筑群两主院均为三进式四合院，每院除建有祭祖堂和两厢的绣楼外，还有附属的厨院、塾院，并有共同的书院、花园、长工院以及围院，大小院落既珠联璧合，又独立成章。独立的院落门前都配有照壁、上马石、抱鼓石等。从聚落布局来看，每座院落由正院、偏院、套院以及穿心院、跨院等组成，不同院落又有堂屋、客厅、厢房、绣楼、过厅、书院、厨房等功能。院内聚落建筑因地制宜，主房、甬道、偏院、叠阶、阁楼等，悬鱼、风水墙；大门内照壁石刻寓意深刻，院内屋前廊柱朱漆彩绘，雕梁画栋，处处精美。在视履堡主院西南角偏院还两座花园式庭院（图3）。以上不同特征的建筑形态在紧密的关系联系中逐渐丰富起来，使得聚落的场所特征体现更加浓厚，承载了典型的山西区域特征和传统院落的空间体验。



图3 建筑装饰与雕刻图案



图4 视履堡院落

汉斯-格奥尔·加达默尔认为，“建筑艺术作为空间造型艺术，既是塑型于空间，又是腾空于空间。它不仅包括空间造型的所有装饰性观点，直至装饰图案，而且它本身按其本质也是装饰性的。在这里，聚落空间建筑装饰的本质正在于它恰恰造就了这两重中介，既把观赏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自身上来，满足观赏者的趣味，同时又把观赏者从自身引进到它所伴随的生活关系的更大整体中”。在视履堡建筑聚落里，楹联、匾额的质料大多数为木材质，诗书气华，无一雷同，不仅增添了宅院的儒雅之气，还赋予每幢院落妙不可言的精魂神韵（图4）。这些形制不大的装饰品作为文化的象征，固守在深深的庭院里，成为视履堡聚落建筑文化内涵的亮点。

4. 符号语汇与精神记忆

意大利建筑师 Aldo rossi 说：“城市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更是一个意义场所，城市体现了一种场所精神，所有建筑类型和事件紧密相关”。在对视履堡聚落空间场所的体验与阅读中，一系列的立面拓展了我们的理解，但仍然依赖于我们的记忆。人的回忆，会把时间和空间变成一种叙事过程，由此，建筑就被回忆从时间转换成了一种空间。视履堡聚落中的很多素材既是建筑材料又是承载记忆的符号，既通过材料内在属性的相互关系塑造场所特征，又通过物质材料的属性问题去寻找传统语言的呈现方式。中国传统符号语汇的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在自己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它们以其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符号语汇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同时也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从视履堡遗留的大量匾额题字可以看出注重文教，民风淳厚的家族传承；在材料使用上，建筑用的砖木石灰材料就地取材，利用不同色彩、不同尺度、质地和肌理造型细腻呈现一种表皮视觉的多样性和触觉的差异性和丰富的历史内涵，经过协调的建筑材料使聚落空间呈现一种有层次有节奏的多样性变化（图5）。



图5 厅堂建筑装饰与雕刻图案

环境可以启发人在精神上的思考，建筑空间作为环境设计的一部分，充满一种连续的、不连续的空间意识，如同叙述的故事。场所精神的建立需要有空间阅读的体验才能被传达。在人的空间体验中各种场所的复合体在相互交织的地点中转移。汉斯-格奥尔·加达默尔说：“凡是能被称之为体验的东西，都是在回忆中建立起来的。……所有被经历的东西都是自我经历物，而且一同组成该经历物的意义，即所有被经历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自我的统一体，因而包含了一种不可调换、不可替代的与这个生命整体的关联。”空间的本质并不允许自身被定义，或者被描述，所以对于空间的故事性展现，必须是通过人的阅读与体验来完成的。

发现的过程，也是创造性视觉体验中最简单最基本的因素。为了验证这种因素探究的作用，我们从建筑的符号语汇开始，从空间行为本身出发来进行研究，可以发现符号语汇在这里不仅仅指建筑留下的图形印迹，还

包括社会、文化、历史、地域、环境等在个人心灵中的折射、嬗变产生的痕迹。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艺术是人类符号活动的结果，是符号化了的人类情感形式的创造。在场所特征的呈现中，伦理学、民俗学的缩影以及精神记忆在建筑中无处不在。视履堡聚落封闭的整体结构，主次分明、内外有别的房舍布局，都能在封建意识形态的礼制、等级、纲常中找到对应。大院里寓意富贵吉祥的装饰图案花样形式各异、装饰考究，包涵儒家教化内容的传说故事尽致体现。视履堡各院厅堂及居室内，依照传统礼制格局，呈现出当年的历史风貌，为建筑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提供了案例，也为研究当时社会民俗、伦理当中的封建礼制、家庭关系等提供了鲜活的素材。正如马钦忠先生所述：“在这种意义上激活的文化符号和历史沉淀，会提供更丰富和深厚的生命内涵”。在堡寨聚落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匠人和艺术家始终致力于“以整体为美”的创作，将天、地、人、艺术、道德看作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整体，以人的情感赋予物的形式，借物抒情，以形写意，在传统符号语汇的题材和构成形式上，都表露出我国人民那种“善始善终”的处世哲学，是中国人文化意识和形态哲学观念的体现，体现了院落主人对吉祥幸福的向往，也反映了装饰至善至美的本质。

5. 结论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在《模式语言》一书中认为，建筑模式来源于人类心理和文化需要。通过深入挖掘视履堡聚落建筑群与周边环境、活动行为与精神记忆之间的内在关系，感悟传统建筑形式和建筑语汇，笔者感知，仅仅沉湎从“本土”或者“传统文化”等概念进行解读都不能从文化的整体中将其割裂。传统，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字眼，我们生活的环境已赋予了传统无限的承载与容量。作为在一种文明传承中渗透传递出来的每一种接续，传统又体现出她接续的多样性。视履堡堡寨聚落的空间特征激发了人群的丰富体验和想象力，通过地形状况、空间秩序形成方式、空间功能的识别，传统形式、符号及元素，地域、民俗等文化脉络的显性表达，在合理的建筑模式中，体现出与当地文化属性、审美特征和文化特质的联系，从中实现了多种语境的和谐对话。建筑是一种叙述方法，一种象征、手法、话语，传统建筑中符号化的元素加深了人对建筑的阅读理解。视履堡聚落建筑群通过体现在建筑空间中的诸多形态表达与特征，使人在感受其场所特征的同时，体验到建筑空间时间中的运动，从具体的构件、形式等物质的符号呈现上又让我们感受到更多更深刻的“精神的”文化含义，感受人文与文脉所形成的自然关系，一种与当地历史和传统之间的和谐，一种在运用空间语言魅力中产生的独特的感知力。

项目基金

本文为山西省社科联重点课题《区域文化语境下艺术创新与传统文化资源研究》（批准号：SSKLZDKT2016033）阶段性成果之一。

REFERENCES

- [1] [Germany] Martin Zell: "Aesthetics of Appearance", translated by Yang Zhe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in Chinese)
- [2] Lu Shaoming: "Architectural Experience-Plot in Space". Beijing: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 2007
- [3] [America] Transcic. Searching for the Lost Space—The Theory of Urban Design. Translated by Zhu Ziyu and other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Industry Press. 2008(in Chinese)
- [4] [Germany]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translated by Hong Handi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5] [America] Kevin Lynch. Urban Image. Fang Yiping, Translated by He Xiaojun. Beijing: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1(in Chinese)
- [6] [US] Rudolf Arnheim: "Visual Thinking" Translated by Teng Shouyao.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7] [America] Alexander et al. Architecture Model Language. Wang Tingdu, Zhou Xuhong Translated.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ess, 2002(in Chinese)